

荟萃散文佳作 尽览名家经典

JINGDIAN SANWEN

# 读者最喜爱的 经典散文

史芊芊 / 主编

散文是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，是最自由的文体。无数中外文学大师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多情悲悯的情愫、情怀，写下了无数字字珠玑、文采斐然、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。

《读者最喜爱的经典散文》，能引领您轻松走入散文的殿堂，尽情阅读和欣赏自己最喜爱的散文，尽览中外散文的全貌，拓宽视野，陶冶性情，启迪心智，提高自己的人生品位、美学修养、写作水平和鉴赏能力，为自己的人生储备一座精神财富的宝库。

JINGDIAN SANWEN

# 读者最喜爱的 经典散文

史芊芊 主编

散文是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，是最自由的文体。无数中外文学大师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多情悲悯的情愫、情怀，写下了无数字字珠玑、文采斐然、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。

《读者最喜爱的经典散文》，能引领您轻松走入散文的殿堂，尽情阅读和欣赏自己最喜爱的散文，尽览中外散文的全貌，拓宽视野，陶冶性情，启迪心智，提高自己的人生品位、美学修养、写作水平和鉴赏能力，为自己的人生储备一座精神财富的宝库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者最喜爱的经典散文 / 史芊芊主编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 - 7 - 5500 - 0550 - 1

I. ①读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世界  
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7749 号

### 敬启

本书在编写过程中,参阅和使用了一些报刊、著述和图片。由于联系上的困难,和部分作品的作者(或译者)未能取得联系,我们对此谨致深深的歉意。敬请原作者(或译者)见到本书后,及时与本书编者联系,以便我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。联系电话:010 - 84853028 松雪。

DUZHE ZUIXIAIDE JINGDIAN SANWEN

## 读者最喜爱的经典散文

史 芊 莹 主编

总 策 划 杨建峰

责 任 编 辑 张 越 鲁丽娜

美 术 编 辑 松 雪

制 作 冯 兴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
邮 编 330008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 1020mm × 1200mm 1/10 印张 44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字 数 736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500 - 0550 - 1

定 价 2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 - 2013 - 78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 - 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前 言

散文是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,是最自由的文体,它不讲究音韵,也不讲究排比,更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。无数中外文学大师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多情悲悯的情愫、情怀,写下了无数字字珠玑、文采斐然、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。

这些散文名篇不停地撩拨着我们,那是因为它们流泻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片真心、一段至情:或者是怀乡思远,心愿难了,婉转缠绵;或者是置身美景,赏心悦目,胸怀舒畅;或者是境遇变迁,感时伤世,忧国忧民;或者是赏玩爱物,历数细节,歌咏叹息;或者是缅怀挚友爱妻,生离死别,心绪奔腾。总之,囊括世事,情怀万种,一言难尽。

散文是我们的良师益友,它感染着我们,激励着我们,改变着我们。阅读散文,使我们和名家做零距离的接触和交流,更在境界、品位和文采上提升自己,同时我们也能以名家充满真性情的作品为镜子,照见自己,了解自己,指导自己,找到为人处世的标尺,汲取更多的心灵营养,获取独特的审美体验。

世界散文争奇斗艳,乃文苑奇葩。考究起来,源远流长;放眼观望,佳作纷呈;细细品读,如沐春风。为了让广大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,我们遴选出近两百篇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中外散文名篇。本书选文作者多为名家,中国作家中有蜚声中外的现代散文家鲁迅、朱自清、周作人、梁实秋、丰子恺等,当代散文家季羡林、刘白羽、秦牧、贾平凹等。外国作家中既有享誉世界的大文豪,如萧伯纳、纪伯伦、雨果等,又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如聂鲁达、川端康成等。本书将不同国家、不同时代、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兼收并蓄,力求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阅读需求。

我们真诚地期望,通过这本《读者最喜爱的经典散文》,能引领读者轻松走入散文的殿堂,尽情阅读和欣赏自己最喜爱的散文,以尽览中外散文的全貌,拓宽视野、陶冶性情、启迪心智,提高自己的人生品位、美学修养、写作水平和鉴赏能力,为自己的人生储备一座丰富的精神财富宝库。

# 目 录



## 中國篇

### 魯 迅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3
范爱农	5
忆刘半农君	8
纪念刘和珍君	9
秋夜	12
灯下漫笔	13
雪	16
风筝	16

### 周作人

喝茶	18
北平的春天	19
乌篷船	20

### 夏丏尊

白马湖之冬	22
-------	----

### 胡 适

我的母亲	23
追悼志摩	25

### 许地山

落花生	30
-----	----

### 叶圣陶

牵牛花	31
-----	----

### 郁达夫

江南的冬景	32
故都的秋	33

### 林语堂

秋天的况味	35
-------	----

### 徐志摩

翡冷翠山居闲话	36
---------	----

<b>茅 盾</b>	
白杨礼赞	38
<b>王统照</b>	
青纱帐	40
<b>朱自清</b>	
春	42
荷塘月色	42
<b>丰子恺</b>	
怀李叔同先生	44
<b>庐 隐</b>	
月下的回忆	48
我愿秋常驻人间	49
<b>老 舍</b>	
我的母亲	51
<b>苏雪林</b>	
中年	54
<b>冰 心</b>	
小橘灯	60
往事(二)	61
<b>俞平伯</b>	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64
<b>鲁 彦</b>	
杨梅	67
<b>贾祖璋</b>	
萤火虫	69
<b>沈从文</b>	
桃源与沅州	71
<b>梁实秋</b>	
雅舍	75
<b>钟敬文</b>	
西湖的雪景	77
<b>巴 金</b>	
鸟的天堂	81
怀念萧珊	82
<b>林徽因</b>	
一片阳光	90

<b>吴伯箫</b>	
菜园小记	93
<b>陆 鑑</b>	
囚绿记	95
<b>陶 铸</b>	
松树的风格	97
<b>艾 青</b>	
忆白石老人	99
<b>萧 乾</b>	
初冬过三峡	103
<b>杨 绛</b>	
老王	106
<b>季羡林</b>	
回忆陈寅恪先生	108
<b>何其芳</b>	
雨前	114
<b>孙 犀</b>	
老家	115
亡人逸事	116
<b>冯亦代</b>	
向日葵	119
<b>黄苗子</b>	
不会老的小丁	121
<b>严文井</b>	
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	126
<b>碧 野</b>	
天山景物记	131
<b>刘白羽</b>	
日出	135
<b>秦兆阳</b>	
造屋记	137
<b>罗 兰</b>	
寄给梦想	141
<b>黄 裳</b>	
前门箭楼的燕子	144

<b>冯 牧</b>	
澜沧江边的蝴蝶会	146
<b>秦 牧</b>	
海滩拾贝	149
<b>张爱玲</b>	
爱	152
<b>汪曾祺</b>	
昆明的雨	153
胡同文化	154
<b>峻 青</b>	
秋色赋	157
<b>黄永玉</b>	
太阳下的风景	160
<b>茹志鹃</b>	
故乡情	171
<b>文洁若</b>	
林徽因印象	174
<b>宗 璞</b>	
废墟的召唤	178
紫藤萝瀑布	179
<b>余光中</b>	
听听那冷雨	181
<b>陆文夫</b>	
姑苏菜艺	185
<b>李泽厚</b>	
悼朱光潜先生	188
<b>流沙河</b>	
蟋蟀国	190
<b>王 蒙</b>	
行板如歌	195
苏州赋	197
<b>冯骥才</b>	
珍珠鸟	199
<b>三 毛</b>	
梦里花落知多少	2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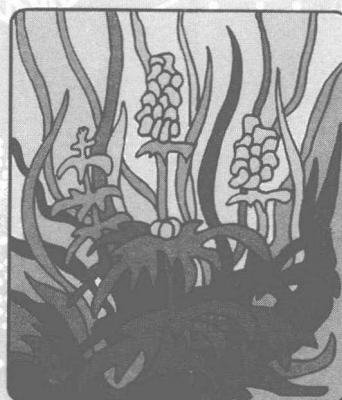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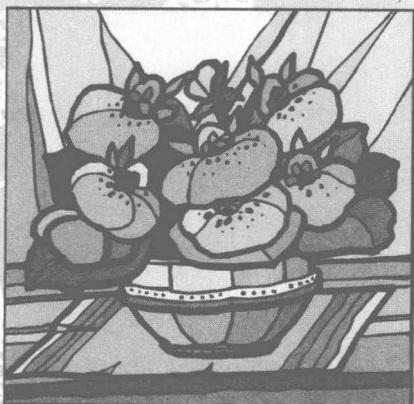
<b>席慕容</b>	
心灵的对白	210
<b>贾平凹</b>	
祭父	213
秦腔	218
<b>毕淑敏</b>	
素面朝天	222
<b>铁 凝</b>	
女人的白夜	224
<b>外 国 篇</b>	
<b>萧伯纳</b>	
贝多芬百年祭	229
<b>罗曼·罗兰</b>	
伏尔泰的居处	232
<b>夏目漱石</b>	
子规的画	234
<b>高尔基</b>	
海燕之歌	236
<b>安德烈·纪德</b>	
沙漠	237
<b>蒲 宁</b>	
在八月	239
山垭口	241
<b>伯特兰·罗素</b>	
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(节选)	243
<b>岛崎藤村</b>	
落叶	248
<b>普里什文</b>	
一年四季(节选)	250
<b>威廉·萨姆塞特·毛姆</b>	
微尘与栋梁	256
<b>黑 塞</b>	
归途梦	257
<b>永井荷风</b>	
虫声	259

<b>海伦·凯勒</b>	
假如给我三天光明	261
<b>斯蒂芬·茨威格</b>	
世间最美的坟墓	267
<b>西格利·温赛特</b>	
挪威的欢乐时光	268
<b>弗吉妮亚·伍尔夫</b>	
一间自己的屋子	273
<b>弗朗茨·卡夫卡</b>	
旅途札记(节选)	277
<b>纪伯伦·哈利勒·纪伯伦</b>	
春夏秋冬	280
论爱	281
论美	282
在我的孤独之外	283
<b>志贺直哉</b>	
小品三题	284
山鸽	287
<b>戴·赫·劳伦斯</b>	
性与美	289
<b>艾略特</b>	
传统与个人才能	293
<b>加夫列拉·米斯特拉尔</b>	
星辰	299
<b>爱伦堡</b>	
帕斯捷尔纳克	300
<b>帕乌斯托夫斯基</b>	
面向秋野	306
夜行的驿车	310
<b>芥川龙之介</b>	
大川之水	318
<b>雅·伊瓦什凯维奇</b>	
夜宿山中	321
<b>伊萨克·巴别尔</b>	
吉·德·莫泊桑	325
<b>威廉·福克纳</b>	
阿尔贝·加缪	330

<b>欧内斯特·海明威</b>	
塞纳河畔人	331
作家和战争	333
<b>川端康成</b>	
我的伊豆	335
我在美丽的日本	336
<b>博尔赫斯</b>	
书	343
<b>壶井荣</b>	
蒲公英	348
报春花	349
<b>约翰·斯坦倍克</b>	
巨人树	351
<b>尤瑟纳尔</b>	
谁知道兽的灵魂是下入地呢?	352
<b>乔治·奥威尔</b>	
射象	356
<b>巴勃罗·聂鲁达</b>	
归来的温馨	360
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	361
<b>赫伯特·欧内斯特·贝慈</b>	
十月湖上	366
<b>萨特</b>	
贝·加缪悼词	368
<b>东山魁夷</b>	
一片树叶	370
听泉	372
<b>帕特里克·怀特</b>	
回头的浪子	374
<b>阿尔贝·加缪</b>	
反与正	377
<b>沃罗宁</b>	
四季生活	379
<b>杜拉斯</b>	
酗酒	382
<b>海因里希·伯尔</b>	
懒惰哲学趣话	384

<b>水上勉</b>	
母亲架设的桥	386
<b>三岛由纪夫</b>	
雅典	387
<b>威廉·斯泰伦</b>	
威廉·福克纳	391
<b>玛格丽特·劳伦斯</b>	
入世思源	395
<b>池田大作</b>	
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	399
<b>米兰·昆德拉</b>	
人们一思索,上帝就发笑	400
<b>琼·迪迪昂</b>	
与荒诞结婚	403
<b>瓦·格·拉斯普京</b>	
贝加尔湖啊,贝加尔湖	405
<b>勒克莱齐奥</b>	
山,注视	410
<b>拉班</b>	
吃老本	412
<b>安房直子</b>	
萤火虫	424
<b>村上春树</b>	
永远站在鸡蛋一边	427

中  
王  
篇







## 鲁迅

(1881—1936)浙江绍兴人。原名周樟寿,字豫才,后取名树人,“鲁迅”是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用的笔名,后一直沿用。主要著作有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故事新编》等小说集,散文诗集《野草》,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、《坟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二心集》、《伪自由书》、《且介亭杂文》等杂文集。鲁迅作品风格冷峻,有浓重的反讽色彩,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经典。

#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,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,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,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;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椹;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,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,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,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,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,有时会遇见蜈蚣;还有斑蝥,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,便会拍的一声,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,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,何首乌有拥肿的根。有人说,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,吃了便可以成仙,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,牵连不断地拔起来,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,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如果不怕刺,还可以摘到覆盆子,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,又酸又甜,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

长的草里是不去的,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

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:先前,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,晚间,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,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。答应着,四面看时,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,向他一笑,隐去了。他很高兴;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。说他脸上有些妖气,一定遇见“美女蛇”了;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,能唤人名,倘一答应,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吓得要死,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,给他一个小盒子,说只要放在枕边,便可高枕而卧。他虽然照样办,却总是睡不着——当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,果然来了,沙沙沙!门外像是风雨声。他正抖作一团时,却听得豁的一声,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,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,那金光也就飞回来,敛在盒子里。后来呢?后来,老和尚说,这是飞蜈蚣,它能吸蛇的脑髓,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

结末的教训是: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,你万不可答应他。

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,夏夜乘凉,往往有些担心,不敢去看墙上,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,也常常这样想。但直到现在,总还是没有得到,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,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;雪一下,可就两样了。拍雪人(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)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,这是荒园,人迹罕至,所以不相宜,只好来捕鸟。薄薄的雪,是不行的;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,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块雪,露出地面,用一枝短棒支

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秕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“张飞鸟”，性子很躁，养不过夜的。

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见它们进去了，拉了绳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，他只静静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。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，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，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……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：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……

出门向东，不上半里，走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。中间挂着一块匾道：三味书屋；匾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没有孔子牌位，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须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、质朴、博学的人。

不知从那里听来的，东方朔也很渊博，他认识一种虫，名曰“怪哉”，冤气所化，用酒一浇，就消释了。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，但阿长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她毕竟不渊博。现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问先生。

“先生，‘怪哉’这虫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……”我上了生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赶忙问。

“不知道！”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脸上还有怒色了。

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，只要读书，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，绝不至于不知道，所谓不知道者，乃是不愿意说。年纪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见过好几回了。

我就只读书，正午习字，晚上对课。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，后来却好起来了，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，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，从三言到五言，终于到七言。

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，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，太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：

“人都到哪里去了？！”

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；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罚跪的规则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总不过瞪几眼，大声道：

“读书！”

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，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，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，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，有念“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先生自己也念书。后来，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，静下去了，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：

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座皆惊呢～～～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嘴～～～……”

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因为读到这里，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，拗过去。

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，于我们是很相宜的。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我是画画儿，用一种叫作“荆川纸”的，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，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

读的书多起来，画的画也多起来；书没有读成，画的成绩却不少了，最成片段的是《荡寇志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绣像，都有一大本。后来，因为要钱用，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；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，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。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。

## 范爱农

在东京的客店里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。学生所看的多是《朝日新闻》和《读卖新闻》，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《二六新闻》。一天早晨，劈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，大概是：

“安徽巡抚恩铭被 Jo Shiki Rin 刺杀，刺客就擒。”

大家一怔之后，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，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，汉字是怎样三个字。但只要是绍兴人，又不专看教科书的，却早已明白了。这是徐锡麟，他留学回国之后，在做安徽候补道，办着巡警事务，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。

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，家族将被连累。不久，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，徐锡麟是被挖了心，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。人心很愤怒。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，筹集川资；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，撕乌贼鱼下酒，慷慨一通之后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。

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，吊烈士，骂满洲；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，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。会众即刻分成两派：一派要发电，一派不要发。我是主张发电的，但当我说出之后，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：

“杀的杀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还发什么屁电报呢。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材，长头发，眼球白多黑少的人，看人总像在渺视。他蹲在席子上，我发言大抵就反对；我早觉得奇怪，注意着他的了，到这时才打听别人：说这话的是谁呢，有那么冷？认识的人告诉我说：他叫范爱农，是徐伯荪的学生。

我非常愤怒了，觉得他简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，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，于是便坚持地主张要发电，同他争起来。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，他屈服了。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。

“何必推举呢？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。”他说。

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，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。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，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，心里更悲愤，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。于是又争起来。结果是他不做，我也不做，不知谁承认做去了；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，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。

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，而且很可恶。天下可恶的人，当初以为是满人，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；第一倒是范爱农。中国不革命则已，要革命，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。

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乡做教员，大概是春末时候罢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，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，我们便同时说：

“哦哦，你是范爱农！”

“哦哦，你是鲁迅！”

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还是那样，然而奇怪，只这几